



陈汝惠文集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陈汝惠文集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汝惠文集/陈汝惠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ISBN 7-80681-619-4

I. 陈... II. 陈... III. ①陈汝惠—文集②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③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3732 号

陈汝惠文集

作 者: 陈汝惠

责任编辑: 周 河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ap.com> E-mail: sasap@sasap.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14.75

插 页: 8

字 数: 45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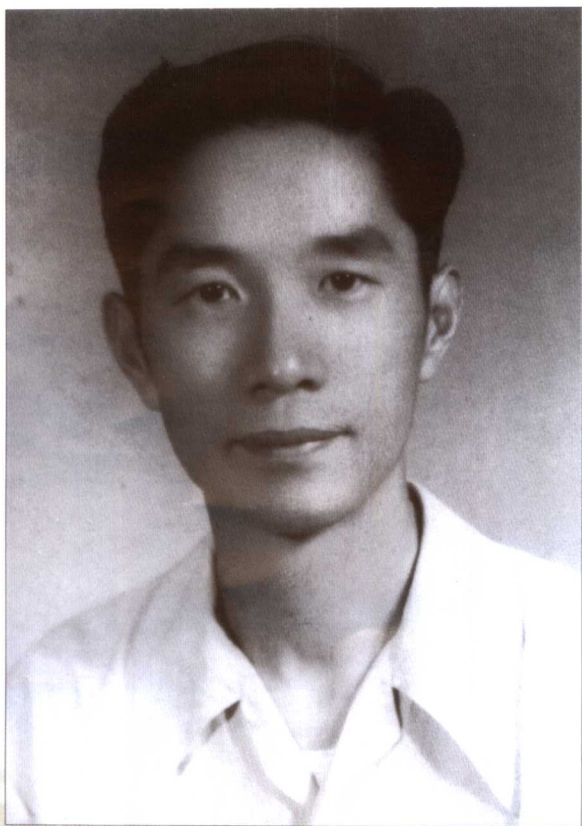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2000 册

ISBN 7-80681-619-4/I·113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50年代初的陈汝惠。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
汪家埭十一年
事同利安照相馆
相身果。多步景

追忆 陈汝惠先生

先生活跃于四十年代文坛小说散文多见于春秋万象等期刊先生又忙于教学工作为青年学子循循善诱其坚毅精神令人钦佩

罗洪 二〇一三年十月

陈汝惠文集

罗洪 30年代起就活跃在文坛上的中国女作家，著名翻译家朱雯的夫人，被誉为“从上个世纪的繁华租界和苦难孤岛中从容走来的老作家”。早期著作有《春王正月》等长篇小说，近期出版的有以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上海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孤岛岁月》。

本书封面“陈汝惠文集”亦为罗洪题字。



教澤長存 歷歷報難坎 坎坷改素志丹忱
教誨上秋風 望門求雨

敬題陳汝惠先生文集

有大蘇雅望 雖風雨清秋
文光不滅 豈唯桃李芬芳 更看階蘭庭桂

葵末歲暮 後學王翼奇撰聯並書

敬題陳汝惠先生文集

教澤長存 縱歷艱難坎 坎坷
文光不滅 豈唯桃李芬芳 更看
階蘭庭桂 有大蘇雅望 雖風清
雨

葵末歲暮 後學王翼奇撰聯並書

王翼奇 著名古典文学家，现任中国楹联学会常务理事。





1940年的陈汝惠。“1940年秋寄赠荷珍。”为陈亲笔题词。李荷珍即陈汝惠夫人，其时尚未成婚。



1956年元旦陈汝惠全家合影于厦门大学。



1985年陈汝惠携全家同游福建武夷山留影。后排中央为陈汝惠。前排右三为李荷珍。后排左一为长子陈佐洱。后排右四为次子陈佐沂，后排右一为三子陈佐湟，左三为长媳。后排左二和前排右二为佐洱的俩女儿。后排右三为次媳。前排左一、左二为佐沂的一对孪生儿女。后排右二为三媳。前排右一为佐湟的女儿。



罗洪（中）、陈梦熊（右）、
陈佐沂（左）合影（2003
年）。

陈汝惠文集



陈汝惠于40年代出版发行的部分书籍。



陈汝惠主编的《启示》杂志。

右边三册为陈汝惠将《启示》无条件转让给中共地下党后的新版《启示》。陈按地下党指示继续担任法人代表，直到遭国民党当局查封。

序

沈 寂*

1940年代的上海文学，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战争的爆发，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孤岛”时代的后期（1940~1941年）；二、沦陷时期（1942~1945年）；三、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年）。这三个不同时期互相衔接，彼此影响，组成20世纪中最具战斗力、丰富多彩的文学年代。

抗战爆发后，上海租界因英、法租界当局宣布中立，成为爱国进步人士汇聚的中心，救亡运动蓬勃展开。抗战烽火向内地蔓延后，因各种原因留在“孤岛”的文化工作者，继续焕发热情和光，他们虽四面受敌，仍不断发出抗日救国的呼声，编辑文学期刊和撰写文学作品，描写在“孤岛”的爱国青年的痛苦和彷徨，同时受到从前线传来战士们英勇事迹的感召以及对大后方抗战圣地的向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不复存在，上海全部沦陷，爱国的文艺工作者，目睹同胞们在敌寇压迫下过着水深火热的屈辱生活，他们为了维护正义，抵制日

* 沈寂：《上海四十年代文学作品系列》编委。

伪宣传,冒着生命危险,发表作品,有的借历史题材宣扬抵御外侮的爱国精神;也有用故事新编和民间传说重编的形式讽刺当时现实,也有反映在强暴统治下人民的苦难生活;更多的是以哀婉悱恻的爱情故事描绘了因战争造成生离死别的反侵略内容;也有以上海风情为背景编造风花雪月的传奇故事,使沦陷区的上海人民,在苦难中获得慰藉和鼓励,既表达了遭受压迫的同胞的心声,也使沦陷区人民对未来怀有希望和信心。1945年,抗战胜利,全国欢腾,上海文学界出现一片从未有过的新的气象,留在上海的作家为了迎接胜利,写出在沦陷时期不能发表的揭露日军罪恶以及地下工作者与敌斗争的作品。从内地来的老作家们也发表了我军在战场上英勇与日军作战和内地人民战时苦难生活的小说。与此同时,所有作家有一个共同愿望:胜利后的中国应该和平、团结和进步,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独裁、专制,破坏和平,压制进步力量,使国家重又陷入战乱的政治压力,表示极大愤慨,于是纷纷起来,以各种文学形式予以抨击和反抗。上海的作家队伍空前壮大,文学作品前所未有地充实而有力量,形成上海文学的黄金时代。

在这阵容强大的作家群中,有一位曾亲身参加抗敌工作,在作品中宣扬爱国主义的陈汝惠先生,他从“孤岛”时期起就开始写作,在沦陷时期默默耕耘,直到抗战胜利,连续发表和出版在沦陷区无法发表的以描写中国爱国男女青年在抗战时期的苦难经历和英勇奋斗的小说;尤其难得的是,他真实地记录抗战时期的上海大学生满怀赤诚的爱国热情和对侵略者及其汉奸的强烈仇恨,参加抗日组织,展开对敌人白刃相见和冒险的地下活动,有的被捕牺牲,有的上战场战斗,以青春和生命换取抗战的胜利。他的全部作品,概括了上海从“孤岛”到沦陷的历史,也正面描写了爱国青年的悲壮人生,在抗战文学史上应有一定地位,也具有这特定时期真实的史料价值。

陈汝惠最早发表于《小说月报》(1941年)的中篇小说《女难》,是一篇写中学教师林田身在“孤岛”,心向内地,却受到难以抵挡的浪漫爱情的纠缠,又因有负正义的感召而深感内疚

和无奈,最后终于跳出爱情漩涡,摆脱脆弱的心灵动荡,离开“孤岛”的故事。这篇小说并没有曲折的故事,也少有动人的情节,仅是男女主人公日常交往和感情的播弄,然细腻的心理描写,复杂而深刻的思想交流,以及人物的感情起伏,尤其是富有哲理的对话和作者叙述,是当时文学作品中极为少见的、别具特色和风格的爱情小说。在《小说月报》上连续3期发表,受到“孤岛”青年的喜爱。

1941年,“孤岛”沦陷,上海文坛环境恶劣,文化人受到日伪势力的压力,在死亡线上挣扎。然而,爱国的作家们仍努力写作,抒泄对敌人的仇恨和爱国的激情,可是又不能正面描写,只能借古喻今或以隐晦的手法表达生活的苦闷和冀求。陈汝惠在1942年先后发表短篇小说《捕珠手》和《斗牛士》。前者写阿剌伯人米太的父亲捕珠为生,后因雇主所逼,冒险入海,最后被鲨鱼伤害而死;米太长大后,孤苦伶仃,也为了生活所迫,不得不为雇主卖命,最后也被鲨鱼残害而死。后者是写西班牙斗牛士雷马特,为了求生和谋取家庭幸福,尽管他有无比的力量和高超的斗牛技术,最后还是丧命于疯狂凶猛的蛮牛牛角下。在这两篇异国背景的小说里,作者将鲨鱼、雇主、凶牛、赌主比喻为日伪势力,将捕珠手和斗牛士比为沦陷区的中国同胞,听凭剥夺和残杀。读者能在动人的情节和人物的悲惨命运中体会到作者蕴藏在内心的仇恨和救国的激情。

“孤岛”沦陷,上海文坛在沉重压力下,很多作者停止写作,更无法发表正面抗日的作品。有的作品揭露沦陷区人民苦难生活和受暴力压迫的小说,不但文章受到删改,禁止发表,甚至遭到传讯,以至被捕惨遭酷刑、杀害。陈汝惠先生当时除了直接参与爱国抗日活动外,还不断地撰写小说,正面记述和描写爱国青年在沦陷区英勇奋斗的抗敌活动,反映大后方同胞受到日机轰炸等,造成无数爱情和家庭不幸的悲剧。他从1941年到1944年,共写了5篇小说,合计10万字左右。写于1941年空军节的《死的胜利》,记述一批热血青年参加中国空军打击日寇的英勇事迹。凌云和高平两位飞行员,奉命从K城出

发,任务是护卫一个轰炸机队去完成使命。在一场恶战中,取得胜利。归航后,另一位信教的佐治却认为战争的残酷有违天主传道的爱;然后他也认识到:“我们去杀人是要叫此后没有人再会被杀,是要叫爱永远在人类的命运里光耀着。”他又接到爱侣来信鼓励,终于在一次空战中牺牲。创作于1942年的《小雨》,是写重庆遭到日机轰炸,玉华为了不让儿子小雨受害,经过艰苦的历程,来到上海。她丈夫被日伪特务逮捕,她为了救丈夫出险,为了给儿子小雨治病,毅然担当一切,四处奔走。最后,既未见丈夫归来,儿子又在病痛中离去,悲痛压倒一切。这篇小说的主角玉华真有其人。玉华本人读后,在小说后写了一段附言,令人痛心。第三篇《共死生之》,写于1944年4月,写一对上海男女青年在1932年1月28日第一次淞沪战争中相识相恋,又在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沪战争发生时一起从军。这是一个发生在士敏和蔚英、小薇之间的爱情故事,情节并不曲折,但人物的感情深厚,三人之间的关系,随着战争的爆发和进展,随着抗日活动的深入,有合有分,有近有离,不断变化;但是爱国之心始终如一,爱恋之情也始终不变。这是一首可歌可泣的恋歌,唱出了祖国儿女爱国、爱人类的高尚情操。4个月之后,陈汝惠又写了一部近4万字的中篇小说《三人行》。这更是一篇令读者读后既激动又心情低坠的爱情故事。其内容是写一对上海男女知识青年扶风和乃偲在“八·一三”事变后,奔赴大后方投军抗敌,途中遇日军飞机空袭,女青年乃偲因抢救伤员被炸牺牲。她临终时勉励扶风继续英勇杀敌。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充分展示了中华青年为了祖国命运,不惜牺牲一切:自己的青春、家庭、爱情,甚至生命。小说中人物,在激烈的冲突中展现出对人生的理解、懂得生活的真谛和激扬人类的真情以及家庭情侣的亲情。这是一首爱与恨、公与私、生与死的交响曲,在任何时代都能撼动人心。最后一篇是《沉船》,也是写两位青年男女好友,同船离沪往大后方,客轮途中被日本军舰撞沉,两人双双落水。在生死最后关头,男青年舍生援救女青年,自我牺牲,成全对方去内地与她情人相

聚。这是一个短篇,文章虽短,情节动人,感人肺腑。

这5篇小说,有的发表,有的因正面写抗战,不能在沦陷区露面,直到抗战结束,作者才发表在小说集《三人行》中,受到读者注意和称赞。这才知道陈汝惠先生在上海沦陷时期虽未见有多少作品发表,但他默默地写下了近10万字,歌颂祖国儿女英勇抗日的壮烈事迹。

继《三人行》出版之后,陈汝惠先生又在《茶话》月刊上连续发表长篇小说《风尘》。这不再是虽有事实依据然有艺术虚构的小说,而是一群上海青年有组织、有纪律、有血有肉的抗日爱国活动的真实记录。《风尘》是写一位中学教师天池,与上海几个大学的一批青年学生,开展地下抗日活动,负责宣传联络工作。他离开家庭和母亲、妻儿,躲在一幢洋人居住的公寓里,独自一人编写和油印一份秘密刊物,在组织内部起到很大鼓舞和指导作用。他见到了组织的领导和不少同伴,不料受到敌伪注意,不得不撤退,暂时去内地。他在游击区见闻不少,遇到过去曾在一起战斗的老友,已成了游击队长,向他讲述很多英勇战斗的故事,以及重庆被日军轰炸情景。他回沪后,又知道曾一起战斗过的同伴,有的被捕,有的被杀,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光荣牺牲,一个个爱国青年,一段段震撼人心的血泪故事,使他更勇敢地投入战斗。有人告诉他,他已被列入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他毫不畏怯,面对风险,负责安排胜利时的各项抗敌任务。而日本投降,胜利迅即来临,他和他的同伴们在国际饭店升起了国旗,电台里广播出自由的呼声。小说的结尾,作者写下一段话:“历史是客观而必然的,它怎样记载着他们的过去,也将怎样公正地评论他们的将来。”

《风尘》也是正面而真实地撰写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上海爱国青年与敌伪斗争的一部记实小说,具有一定历史价值。这部作品也是陈汝惠先生本人的感情生活和战斗经历。小说中的主角天池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其他人物也真有其人。陈汝惠在抗战时期出于爱国热情和抗日的决心,曾加入过上海三民主义青年团,担任一个分支组织负责人,策划领导地下